

KEWAIYUEDU



课外阅读

2

浙江人民出版社

课 外 阅 读

2

《课外阅读》编委会

浙江人民出版社

课 外 阅 读

2

《课外阅读》编委会

*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96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125 字数85,000

1981年1月第1版

198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35,000

统一书号：7103·1145

定 价：0.30 元

编 者 的 话

《课外阅读》系配合中学语文教学的辅助读物，分编十册，每学期一册，供初、高中各年级使用。

全书编排，以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规定的各年级读写训练要求为序，分别组成若干单元，有重点地与同册统编教材的读写教学配合，着重培养学生记叙、说明、议论的能力；相应地插入一定数量的其他体裁和样式的文章，使学生得以扩大视野，培养广泛的阅读兴趣，提高阅读欣赏水平。

本书选材，力求题材广阔，风格多样，思想健康，语言规范，富有乡土特色，并注意到选文的知识性、实用性和趣味性。每单元围绕选文写有一篇短文，对学生作提示性的阅读指导。

这套读物的编委会由下列同志组成：

陆坚、袁丰俊、张春林、钟仲南、俞月亭、刘听兴、莫尧舜、林炜彤、陆鉴三、李子才、归瀚章、唐森灿、陈存千、何礼原、杨伟锡、孙仲尝、赵兴旺、李新。

林炜彤、陆鉴三、李子才、归瀚章、唐森灿担任具体选目、统稿工作。

本册单元提示撰写人：莫尧舜、刘听兴、何礼原。

《课外阅读》初次编选印行，在选材标准、编排体例乃至单元提示等方面，难免存在缺点，希望广大读者提出意见和建议，以便再版时修订、改进。

《课外阅读》编委会

一九八〇年十月三十一日

目 录

第一单元 记叙文(之一)

- 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记叙 (1)
- 一、学徒生活回忆谭震林 (3)
- 二、粮食的故事王愿坚 (6)
- 三、最后一天许广平 (17)
- 四、这样的战士李 株 (23)
- 五、“小萝卜头”在狱中宋振苏 (28)

第二单元 记叙文(之二)

- 按照空间的转换顺序记叙 (38)
- 六、冀中地道战周而复 (39)
- 七、雄伟的建筑 辉煌的首都 (42)
- 八、北京车站陈登鳌 (46)
- 九、梅园新村之行郭沫若 (50)
- 一〇、快阁的紫藤花徐蔚南 (52)

第三单元 名人传记

- 写人物要抓住重点、突出本质 (56)
- 一一、沈括方 进 (57)
- 一二、詹天佑李希泌 (63)
- 一三、灿烂的科学巨星——爱因斯坦蔡漪澜 (67)

一四、自传 鲁 迅 (73)

一五、朱自清先生传略 李广田 (75)

第四单元 神话

神话浅说 (79)

一六、瑶姬 袁 珂 (81)

一七、姜太公钓鱼 袁 珂 (84)

一八、普罗密修斯 [希 腊] (87)

一九、死神的故事 [阿拉伯] (92)

二〇、航海家辛伯达旅行记 [阿拉伯] (95)

第五单元 经验谈

学习语文的宝贵经验 (102)

二一、语言小谈 赵树理 (104)

二二、“说”和“写” 宋云彬 (107)

二三、平时的积累 叶圣陶 (110)

二四、不要秘诀的秘诀 马南邨 (113)

二五、古人读书不易 吴 晗 (115)

第六单元 乡土作品 (浙江风物)

叙述详略得宜, 描写细腻真切 (118)

二六、绍兴的桥 张令凯 (119)

二七、名重海内天一阁 盛 英 (121)

二八、西湖佳肴传佳话 周荣新
姚振发 (124)

第一单元 记叙文(之一)

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记叙

记人叙事的文章，常常按时间先后的顺序来写。参观、游记之类的记叙文，则往往以空间位置的转移为顺序来写。按时间顺序或空间顺序写，这是记叙文最基本的写法。

本单元的五篇记叙文，侧重记人，主要是按时间先后顺序写的。

《学徒生活回忆》，一开头就点明“十二岁那年”，作者在“大成堂”书铺当学徒；“学了两年”，又进“徐文元”书店当学徒。接着，重点叙写了在几年艰苦的学徒生活中，作者抓紧时间勤奋学习，从书里得到许多启发，了解了中国社会历史，懂得了贫富不均的社会生活，从而感到“我们的社会也非要来一个改变不可”。最后，文章按“当学徒满师以后”、“一九二五年”、“一九二六年”的时间顺序，叙写了作者在斗争实践中不断提高阶级觉悟，终于从一个装订工人成长为立志献身于革命事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样按时间顺序来组织安排材料，记叙的层次分明，重点突出。

《粮食的故事》，也是按时间先后顺序写的。从郝吉标下山回村为游击队找粮运粮开始，写了他回村后几次筹运粮食的经过——先用扁担运粮，失败后开粉坊把粮食集中，最后

山上急需粮时，又舍子送粮上山。这就使整个筹运粮食情节的发展，随着山上游击队需要粮食的日益紧迫而不断紧张起来，最后发展到高潮，红七牺牲，粮食送上了山。文章篇幅虽然较长，但脉络清楚，条理井然，根据地人民为革命事业无私无畏的崇高精神跃然纸上。

《最后一天》，真实详尽地记叙了鲁迅先生在生命的最后一天里，病情突然恶化的经过情形和他在生命垂危时刻顽强学习、坚持战斗的动人情景，充分表现了鲁迅先生“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崇高革命精神。文章虽从“直至十七日的上午，他还续写《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一文的中段”写起，但病势的急变，却在当天夜里的“三时半”开始；接着，按照“天正在放亮”、“六点半左右”、“八点多钟”、“中午”、“六点钟左右”、“七点半钟”、“十二点”、“两点钟”、“四时”这样的顺序，一直写到十九日晨五时鲁迅先生不幸逝世为止，是鲁迅先生生命的最后一天。本文多处点出准确的钟点，不仅真实细致地记录了鲁迅先生病势急变的过程，也充分表达了作者对鲁迅先生的真挚深沉的感情。

如上所述，按时间顺序记叙的文章，一般都在行文中点明时间。也有一些记叙文，没有明确使用时间词语，其实也是按时间顺序写的。如《这样的战士》的第一部分，依次记叙何大庆的六次立功；第二部分写何大庆在座谈会上的身世回忆，先写解放前，再写解放后；第三部分先写战斗，次写负伤，再写牺牲。《“小萝卜头”在狱中》，则先写“小萝卜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经过，而后倒叙他在狱中的若干生活片断，说明他在那人间地狱般的牢房里，是怎样向共产

党员和革命前辈学习，是怎样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成长着的。文章的这一中心部分，基本上也是按时间顺序写的。

由此可见，弄清记叙的顺序，有助于我们理解、掌握记叙文的段落结构和思想内容。

一 学徒生活回忆

谭震林

十二岁那年，我进了“太成堂”书铺当学徒。学了两年，老板生病死了，店铺也随着倒了。我只好背着行李只身回家。

回到家里，手艺还没有学成，怎么办呢？那时我还不过是个十四岁的孩子，没有办法，只好又远离家门，只身来到六十里外三面环水的茶陵县城里，进了一家“徐文元”书店，再当学徒。这家书店的门面比“太成堂”大些。

来到“徐文元”书店的头两年，我仍旧做着抹桌子、扫地、烧饭、抱孩子这些杂事，此外也有机会学一些手艺。我先学会了木板印刷技术，以后又学会了装订技术。但是学会这些是多么不容易呵！靠人教是假的，主要靠自己看，自己做，从做的当中积累经验。在这个店里，每个学徒每天的工作都是很繁重的。我每天拿着墨刷子，坐在木板前，不论怎样腰酸体累，必须保证印刷完三千张纸，不然老板是不会让我休息的。装订工作也很繁重，一把切纸刀就有四五斤重，切纸要求又快又齐又光，做起来很是累人。可是，就在繁重

的体力劳动中，我逐渐锻炼成为一个比较熟练的木板印刷徒工了。

在学印刷手艺这段时间里，我还巧妙地找到了一个读书机会。我只读过三年私塾，自然不满足于仅有的这点文化知识。于是我白天在店里干活，晚上就抓紧时间，在煤油灯下看书店里收藏的各种各样的书籍。书店里的那些书多半是旧小说。我晚上从书架上把书拿到手，第二天一清早就悄悄地放回书架上去，即使没有看完，也只能到第二天晚上再偷偷地取下来接着看。看书的时候必须十分小心，保持清洁，不使书有一点折皱损伤，只有这样，老板才看不出来。我就这样不间断地看了许多旧小说，象《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洪秀全》等等。我从这些书里找到了知识的源泉，越看兴趣越浓厚。每天晚上，我几乎都贪婪地读到深夜。我那时看书的技术是很高明的，看过的书就和没人翻过的一样新。因此，老板没有发现我看书的事。

我从书里得到了许多启发，了解到中国的社会历史，懂得了贫富不均的社会生活。我最爱书中那些反抗强暴、反对剥削阶级的英雄人物。我想，我们的社会也非要来一个改变不可。

我当学徒满师以后，第一次拿到自己劳动的报酬，一个月一吊钱，虽然那样微薄，可是我心中很高兴，因为这是自己劳动换来的收入呵！那时工人的工资都是很少的。第二年我一个月也只能拿到两吊钱，以后才逐渐增多，直到一个月四块钱。我算很不错的了，那时有的店员做了一二十年，甚至三十年，至多也不过拿八块钱。这样，除了自己生活以外，就很难养活全家老小。所以那个时候，攸县、茶陵县城里那

些从江西来的店员，不论是杂货店的店员，还是绸缎店、药店的店员，都没有带家属的。妻子老小都在农村里，一年放几天假，让大家回乡一次。在旧社会中，求得职业是多么不容易，想养活一家老小就更不容易了。

有一次，一个书店的老板娘打了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工人。这个老工人在店里几十年了，店老板——老板娘的丈夫，还是他抱大的。可是这个二十多岁的老板娘居然无理地动手打起同他父亲一样年纪的老工人来。全县城书店的店员们都愤怒地抗议这种虐待工人的行为，大家联合起来向这家书店的老板和老板娘进行斗争，一连罢工了三天工。最后在工人坚决斗争的情况下，老板和老板娘不得不向老工人赔了礼。这一次斗争的胜利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我清楚地看到和体验到工人们团结起来的力量。在生活实践中，我的革命思想受到一次深刻的启发。

一九二五年，我离开了茶陵县，回到攸县家乡，继续做书籍装订工人。在我所在书店的对门，住着一个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的小学教员余雷。余雷是当时攸县共产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那时我同他常常往来。我们经常在晚上点上一盏煤油灯，长谈到深夜。我们一起谈论革命道理，谈打倒土豪劣绅，谈论得非常热烈、激动。我过去也想到这个社会总有一天要改变的，可是不清楚怎样去改变，由谁来改变。现在渐渐清楚了，要改变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就要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要依靠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共产党，就要依靠劳动人民自己向剥削阶级作斗争。余雷还给我讲他从杂志书籍上看到的有关苏联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成立的情况，并介绍一些革命书籍给我看。这些都使我受到了很大的

启发和教育。当时湖南正处在整个革命风暴就要到来的前夕，也就在这个时候，我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一九二六年，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积极进行革命斗争。从此我就献身于革命事业，在党的哺育和战斗中成长，直到现在。

（节选自《中国工人》一九六〇年第四期）

二 粮食的故事

王愿坚

山上的日子一天难似一天。冷了没有衣服穿，伤员病员增加了，没有药治，弹药不足，情报不通……但最困难的还是吃的。我把剩下的几百斤米分了一下，留出一部分来，专给病号吃；其余的按人配给。开头每人每天能吃到半斤米，以后就是六两，四两，二两……这样，大多数同志就只好找野菜、挖草根充饥了。这山上发青的东西，我们哪一样没吃过呀？什么野菜、蘑菇、笋芽、青苔，甚至各种各样的树皮、草根，只要能吃的，就往肚子里塞。人家说神农尝百草，我倒真成了神农了。每天提着把破刺刀，这里找找，那里挖挖，这个嚼嚼，那个尝尝，尝到几种不苦的野菜、野草和树皮，就拿来做样子，带领大家去挖。我吃过很多怪草，也病过几场。

其实，就这么着，也不能塞饱肚子。个个都饿得面黄肌瘦，病号也一天天多起来。这时候我真后悔，当初为什么不

留下来作地下工作！我想，反正在山上总务的事已经没的干了，我过去做过乡政府主席，现在倒不如趁着敌人“并村”的乱劲，回到群众里去，和群众一道，设法往山上弄粮食。

支队政委（县委书记）批准了我的要求，当天就派我跟着侦察员绕山脚下转，看准上山的交通小道，摸清敌人活动的规律，以后好和山上取联系。

第二天黑夜我就下山了，一路上倒还顺利。我按着宋祥老爹上次说的地址，找到了我的老婆孩子。她们在敌人实行“并村”以后，就随着大伙搬到松厝来。刚见面，我差点认不出她们来了。娘儿俩又黄又瘦，原来这半年来，她们受的折磨也不比我们山上少多少。老婆见了我，也吓了一跳，我的头发胡子挺长，走路一瘸一拐，她以为我真的负伤残废了，她摸着我那用破布烂麻捆扎着的腿，差点流下泪来。我把腿一伸，蹦了两蹦，笑着说：“胡弄白鬼子哩。快给我弄饭吃吧！”又把情况对她讲了讲，她才放了心。红七更抱着我亲个不住。

我原想回家能吃点象样的饭食呢，谁知道拿来一看：两个红薯丝子窝窝头，一截子少盐没味的腌黄瓜。——唉，就这也比野菜强呀。我一边吃一边想：听宋老爹说，“并村”以后，家里还有六七百斤粮食，同志们都帮着运出来了，怎么就没有了？我问她，她说：“见天吃嘛，还能吃不完？你吃的还是红七的饭哪，你看我吃的！”说着，又拿出两个窝窝头来，可不是，这是野菜做的，里面还拌合着一些树皮，撕都撕不动。她拿着窝窝头往我手里递，顺手捏了我一把，又望了望红七。这一来我才明白了，一定是她把粮食藏起来了。

晚上，孩子睡了，她才告诉我说，两个月以前她就作了打算，藏起了二百多斤粮食，一粒也没动，准备着往山上送。怕日后日子更苦了，孩子咬不住牙，连孩子也背着。她还告诉我，几个摸得到情况的党员都组织起来了，知道山上一定困难，也都作了准备，就是白鬼子监视得太严，没法送上去。

山上是咬着牙挨着，山下也是扎紧了腰带过日子呢。无论如何也得把粮食送上去。可是粮食不是一根针一条线，塞在裤腰里就带上去了，要送就得拿出办法来。而目前最要紧的，还是安下身来。

为了躲避白鬼子，我不能住在家里。商量了半天，还是老婆出了主意，她说，可以在我们房后破墙根底下挖个窖子，白天我就睡在里面，晚上再出来活动。这个主意倒不错。好！说挖就挖。我叫醒了红七，小声告诉他：“上后院挖地窖，给阿爹住！”这个小鬼可机灵呢，爬起来就跟我们去了，搬石头抬土，干得特别起劲。

三个人干到天放亮，我把窖口用草掩上，把周围的土迹打扫干净。老婆又在窖上架起一些木棒，堆上些甘蔗梢子和乱草，从外面一点也看不出痕迹，倒好象是个柴火垛一样。这就是我的屋子了。里面铺的是沙和软草，能躺能坐，就是不能晒太阳。

第二天夜里，老婆把几个党员找到一块碰了碰头，商量送粮的办法。他们见我回来，都高兴得不得了。我的天呀，什么法子没想到呀！有的说：把米做成干粮，不显眼，也好带些。——不行，带不了那许多。有的说：把粮食放到一个地方存起来，叫山上派人来拿。——也不行，山上只能派个

交通下来，带不了多少。要多派人来，就要和白鬼子明干，这样做划不来不说，暴露了组织可不是玩的。最后宋老爹出的主意提醒了我，他说：“把粮食藏到木柴里，不就送上去了吗？”大家一听，噗哧一声都笑了。俗话说“靠山的吃山”，象咱们这靠山住的人家，烧的就是山上的。现在烧柴正缺，哪有担着柴火上山？可是我听了这话，倒觉得有点意思。我说：“大家别笑，这办法倒能行，不过可不是担柴火。咱们不是正缺柴吗？咱就要求上山打柴。咱的竹杠都是些空大竹，可以把竹节打空，装上米，带上山去。这么着，人多点，次数多点，燕子衔泥垒大窝，就能把粮运上去。”

大家听了以后，都说这是个办法。当时没有柴烧是实情，连白鬼子也没有什么烧的了。现在老百姓要去打柴，他们当然同意。不过他们提出了个条件：打回柴来一半交公，还要派人跟着去。跟就跟吧，反正我们早就计划好了，跟着还不是睁眼睛！

从此，我们的人就从敌人眼皮底下往山上运起粮食来了。早上，宋老爹他们按计划成群结队地上山，到那山深林密、记号明显的地方，伐倒几棵竹子，截成竹杠晒着；把装了米或者装着盐巴、咸菜的竹杠就那么乱七八糟地一扔。傍晚，用新竹杠担起柴就下山了。留下那些“米袋子”让游击队同志们来收拾。

我把第一次送粮的事情安排好了以后，在群众掩护下，撇拉着腿溜出村子，然后偷偷地绕小道上了山。我一到营地，同志们见了就问我：“老标，这几天你上哪儿去了？”他们还不知道我下山的任务呢。我高兴地说：“当总务还能干啥，还不是弄粮食给你们吃？”

“真的？”“搞到了没有？”……大伙轰的一声把我包围了。

我说：“怎么不真？你们再把腰带紧一会儿，天黑跟我去担粮食！”

大伙叫着，闹着，把我一扔老高。连支队长也高兴得握着我的手说：“这粮食来得好，正要干它一仗呢，你给大伙加了油了！”我也打心里痛快：为了咱红军游击队能够生存，为了打击白鬼子，就是把我的肉割下来我也心甘情愿啊！

事情一直还算顺利，我在当地群众的掩护下，行动也很方便。后来，敌人甚至没有怀疑到我这个“又老又瘸”的人，有时候，白天我也能随便走走了。

用竹杠送粮，本来送得好好的，要是没有什么意外，我们就那么做下去了。可是就有那么些不顺心的事，秘密叫敌人发觉了。

有一次，这些担柴的人爬山爬到半道上，想抽管毛烟歇歇。谁知跟着我们的那个白鬼子一眼看上了宋老爹烟荷包上那个白玉坠子，上手就抢。这白玉坠子是宋老爹老辈里传下来的，宋老爹又是个倔脾气，哪里肯让？两个就抢起来。那家伙下不来台，抄起竹杠就要来硬的，这一来我们的事就露馅了。

事情被发觉了，宋老爹被敌人打得死去活来，但是他老人家真不愧是共产党员，至死也不讲是谁组织的。当时几个人都被抓了去关在牢里。这还不说，难处是：敌人更加注意了，不准上山打柴了，通山的大路上都放上了巡逻；山下的粮食都挨家查算了；稍微富裕点儿的，都被白鬼子抢走了。

白鬼子还规定：谁要是把粮食运出庄，就是犯了“私通共产党”的罪。

这些，幸亏我们早有准备，所以粮食损失得不多。

山上呢，自然不用说。敌人发现了我们，山周围各村也不能干了，山上又象以前那样困难起来。听说这几天倒进行了一两次战斗，估计可以有些缴获。但是，我这当过总务的知道，游击作战缴来的食物不会多，支持不了几天哪！

一连几天我都吃不安睡不宁。一想到山上的那些同志的模样，心里就难受得很，连自己吃窝窝头也没有味道；想到为了送粮食牺牲的宋老爹，更觉得自己责任重大。难道就没办法了？难道能眼看着让山上同志们饿坏了，让红旗倒下来？不行，还得想办法！

我和其余的几个党员正筹划着下一步的作法，交通带来了山上的指示。党指示我们：想办法把粮食集中起来，放到可靠的同志手里，随时准备着，等山上局面发展了以后派人来取，或者山上急用的时候运上山去。

在敌人的身边，怎么能把粮食凑集起来而且不留一点痕迹呢？我们党员们开了几次会，商量了几个晚上，最后才想出办法：“做买卖”！我们找了几个可靠而又懂行的同志，弄了几口大缸，搬了一盘水磨，凑了几条粉袋子，开起粉坊来。

我们这买卖做得可够奇怪了，叫做：有买卖没生意，有门面没货物。我们做了几十斤粉条，往外面一晾，就停了工。每天我们把红七打发在门口看粉架子，我们几个人把手和腕肘用粉浆抹抹，就在屋里开起会来，研究地下斗争的办法。什么反收租啦，反夺田啦，了解情报啦……工作一件一